

中东伊斯兰运动的发展及前景

赵宏图

中东当代伊斯兰运动兴起于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在经历了 80 年代前期和 90 年代初期两次发展高潮后,总体走势趋弱。近年来,这一趋势进一步发展。伊朗改革派取得大选胜利,苏丹重挫以图拉比为首的伊斯兰势力,阿尔及利亚、埃及、土耳其等国的原教旨主义势力得到了一定控制。2000 年 9 月底爆发的巴以冲突虽使也门、巴勒斯坦、黎巴嫩等地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呈现回潮之势,恐怖事件有所增多,但总体上难以形成大的规模。

一、中东伊斯兰运动发展的两次高潮

中东由于其独特的人文结构、宗教渊源和阿以几十年的文争武斗,加之外来势力的干预,已成为原教旨主义滋生中心和活动最频繁的地区。70 年代以来的伊斯兰运动出现过两次发展高潮。

第一次高潮(1979—1984 年)。1979 年 2 月,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发动伊斯兰革命,推翻了有美国作靠山的巴列维王朝,创建了第一个什叶派伊斯兰共和国;1979 年 8 月在沙特朝觐期间,大批原教旨主义者冲入伊斯兰圣地麦加大清真寺,与治安部队发生流血冲突长达十几天;1980 年 12 月,尼日利亚数百名原教旨主义者冲击清真寺,与守卫部队交火,伤亡惨重;1981 年 10 月 6 日,埃及总统萨达特在十月战争 8 周年庆祝会阅兵式上被原教旨主义组织“赎罪与迁徙”的成员杀害;在黎巴嫩,绑架西方人质、袭击西方国家军事和外交机构的恐怖活动接连不断。在这段时间里,伊斯兰国家大批清真寺拔地而起,广大青年穆斯林加入原教旨主义队伍。直到 80 年代后期,随着各国防范力度的加强以及地区形势的变化,运动进入了一个休眠期。

第二次高潮(90 年代初—90 年代中期)。1991 年初的海湾战争使伊斯兰运动再起高潮。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先后在 1990 年 6 月地方议会选举和 1991 年 12 月全国议会第一轮选举中获压倒性胜利,几乎通过“民主”程序合法地夺取政权。1990 年,以图拉比为首的伊斯兰民族阵线掌握了苏丹政权,并于 1991 年 3 月宣布实施伊斯兰法。约旦穆斯林兄弟会组织的伊斯兰行动阵线在 1989 年和 1993 年的议会选举中成为最大的政治集团。以伊斯兰教为旗帜的土耳其繁荣党在 1995 年 12 月的大选中获得 500 个议席中的 158 个,跃居土第一大党,并于 1996 年 7 月在土耳其实行政教分离 72 年之后,首次成为主要执政党。在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哈马斯”和“真主党”的势力和影响空前上升,取代世俗的民族主义力量成为同以色列斗争的主力军。此外,埃及、摩洛哥、突尼斯、巴林、科威特等地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也很活跃。

与此同时,伊朗在海湾战争后重又活跃,逐渐摆脱孤立处境,发起输出伊斯兰革命的

新攻势。向苏丹提供大量军、经援助,帮助苏丹建立民防军和原教旨主义活动分子的训练营地,积极资助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参加议会选举,公开谴责突尼斯、缅甸政府镇压国内伊斯兰激进势力;苏联解体后,伊朗积极对中亚穆斯林国家进行渗透扩大影响。

二、中东伊斯兰运动发展势头减弱

伊斯兰运动再度出现发展高潮,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更使西方国家震惊,亨廷顿甚至由此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不过,它也遭到了各国世俗政权和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更为严厉的打击和围堵。因此,90年代中期以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迅猛发展势头得以遏制,总体影响呈下降趋势。

1、伊斯兰政权内外政策进一步走向缓和。伊朗、苏丹等伊斯兰政权的建立对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一度成为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大本营”。但两国的发展并不顺利,在国际上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和国际社会的孤立,在国内支持率显著下降。为改变困难处境,伊朗、苏丹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输出国先后调整了激进政策,输出“伊斯兰革命”的调子明显降低,内外政策趋于务实。

在伊朗,以哈塔米总统为首的改革派势力在1999年取得地方议会选举胜利后,又于2000年2月在中央议会选举中获得近2/3多数。哈塔米主张文明对话,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大大改善。1999年哈塔米成功访问沙特、意大利、法国等国,2000年又访问德国(33年来元首首访)和日本(42年来首访)等,与埃及、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奥地利、西班牙等国关系也取得历史性突破。去年3月,美国部分解除了对伊经济制裁,放松对伊学者、艺术家和运动员的入境限制;9月伊议长卡鲁比率团出席纽约议长大会;10月,美国又批准伊外长哈拉齐参加国际会议,使其成为20年来首位获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以外美境内旅行的伊高级官员。

在苏丹,巴希尔政权进一步淡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色彩,支持和输出原教旨主义活动明显减少。对恐怖主义的态度逐渐由包容转为限制,1996年,将恐怖分子本·拉丹送出苏丹,1998年签署《阿拉伯国家反恐怖协定》。1998年3月又通过修改宪法,调整1989年以来的宗教激进政策,宣布实行多党民主。1998年8月20日美国空袭苏丹后,苏丹虽反应强烈,但留有余地。既否认美指责,又表白反恐立场,与本·拉丹划清界限,谴责拉丹的恐怖犯罪行为。去年年初以来,巴希尔果断地采取多项措施,努力通过民族和解来解决国内问题。巴希尔首先解除受反对党和国际舆论普遍抨击的议长图拉比的职务,以其为首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遭受重挫。巴希尔政权由此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内政外交困境有所改善。在对外关系上,苏丹先后同英国、科威特、乌干达、厄立特里亚、埃及等复交,实现了同欧共体国家的对话,恢复了同美国的接触,美国总统特使两次访问喀土穆,关闭已久的美国驻喀土穆使馆派来了新的代办。巴希尔总统不久前向新闻界宣布,不久的将来,苏美关系将实现正常化。

2、伊斯兰政党在国家和议会中的势力减弱。90年上半期,以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为代表的走议会道路的伊斯兰政党曾一度得势,但近年来,各国伊斯兰政党在与世俗力量的较量中纷纷败下阵来,多已陷入困境。

在阿尔及利亚,曾在1991年大选中险些获胜的伊斯兰拯救阵线在1996年的立法选举中败北。1997年10月,经过6年内乱阿终于顺利组成了世俗力量占主导的联合政府。

在土耳其,1997年6月,曾于1995年大选中获胜并于1996年7月成为主要执政党的伊斯兰繁荣党被迫交出政权,继而于1998年1月遭禁,并且由繁荣党演变而来的“道德党”在1999年4月的大选中惨败,由第一大党降为为第三大党。2000年3月,前繁荣党领导人埃尔巴坎被判处1年监禁。由于其明显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倾向,并涉嫌暗中支持伊斯兰“真主党”进行恐怖暗杀活动,宪法法院已开始审理有关禁止道德党的诉讼案,该党面临再次被解散的危险。

此外,也门伊斯兰改革集团、约旦伊斯兰行动阵线党在1997年大选后均沦为在野党。摩洛哥具有伊斯兰倾向的人民运动也失去了在议会中的多数席位。

3、伊斯兰极端势力总体受遏。近年来,在各国政府的严厉打击和限制下,埃及的伊斯兰组织、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军等一些有影响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先后宣布放弃暴力。哈马斯也接连受挫,一度考虑放弃武装斗争。去年阿拉伯国家进一步加强对伊斯兰极端势力和恐怖活动的打击及遏制,伊斯兰极端势力总体处于守势。

2000年5月,阿拉伯国家内政和司法部长联合委员会召开会议,就联合实施阿拉伯国家反恐怖条约的细节进行磋商。埃及继续打击国内恐怖组织,并对穆斯林兄弟会进行跟踪控制;阿尔及利亚采用剿抚并用的策略,境内的恐怖活动呈下降趋势,多年来肆虐全国的暴力活动逐渐平息;苏丹内阁2000年12月10日通过国家安全法临时法令,授权国家安全机构严厉打击暴力活动和一切危害国民及社会安全的暴力行为,国内的极端势力活动基本得到控制。土耳其去年初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打击“真主党”的大规模行动,以“真主党”为首的伊斯兰极端恐怖势力受到严厉惩罚。约旦于1999年8月关闭了“哈马斯”办事处,逮捕并驱逐了4名领导人。去年,又逮捕了13名与本·拉丹有关联的恐怖分子,并将8名有恐怖活动嫌疑的利比亚人驱逐出境。

但去年9月底爆发的巴以大规模暴力冲突又为地区恐怖主义活动提供了机会与空间,部分国家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出现反弹。在巴以冲突中,巴“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等极端势力重趋活跃,多次制造针对以色列的袭击爆炸事件。10月12日,美国“科尔”号驱逐舰在也门亚丁湾被炸,英国驻也门使馆遭袭击。11月17日和22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发生两起针对英国人的汽车爆炸事件。在黎巴嫩,除真主党游击队不断在黎以边界“骚扰”外,“赎罪与迁徙组织”等伊斯兰极端势力在黎北部制造了多起袭击西方人的恐怖爆炸事件。在也门,伊斯兰改革集团、赞达尼领导的穆斯林兄弟会等十分活跃。

三、中东伊斯兰运动发展的前景

目前,中东伊斯兰运动总体处于守势,伊斯兰极端势力回潮已引起各方高度重视与戒备。从长远看,在各方的打压下,伊斯兰极端势力难以掀起大浪,在其他国家建立政教合一政权的可能性更小。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实力尚存,特别是极端势力的恐怖危险近期难以消除,并将随着地区局势的变化而起伏。

就伊斯兰政权而言,伊朗的改革派与保守派斗争激烈,目前保守派仍牢牢控制宪法监

土耳其的金融危机

汪 淼

去年 11 月土耳其爆发了金融危机,贷款利率飞涨,股票价格暴跌,在土政府的干预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下,危机暂时平息。然而时隔 3 个月,土耳其便又遭受了新的金融危机,政府被迫放弃盯住汇率制后,投资者大量抢购美元,里拉币值暴跌,外汇市场受到巨大冲击。

护委员会、司法和军队等重要机构,主张严格遵守伊斯兰法规。沙特等海湾国家对伊朗保守派积极输出“伊斯兰革命”疑虑难消。美伊在民主、人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扩散、恐怖主义以及中东和平进程等问题上仍分歧严重。

苏丹政策调整收到一定成效,但最终实现民族和解仍存在不少困难,和解进程也不会一帆风顺。深厚、广泛的宗教社会基础,决定了图拉比势力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图拉比在苏丹社会和宗教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特别在青年和学生中间,更具迷惑力。

埃及、约旦等地的伊斯兰政党仍有影响。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议员提出取消紧急状态法和要求出版、组建政党自由等议案。在约旦,“伊斯兰运动”已决定参加 2001 年 6 月的议会选举。

就伊斯兰极端势力而言,巴以冲突造成的紧张气氛短期难以消除。地区内外错综复杂的矛盾为伊斯兰极端势力提供继续生存、发展的空间。美依然会继续奉行袒以压阿的政策,维持对伊制裁和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美以将继续成为伊斯兰极端势力攻击的主要对象。同时,极端势力还得到反美、反以势力的支持与纵容,并且地区反美势力与伊斯兰极端势力间还互相借重。伊拉克、也门等国借当前中东反以浪潮高涨之机,加大对地区极端势力的支持力度,以打击美在海湾的利益。此外,地区内部社会矛盾日趋突出,在政治改革和民主进程不断加快的情况下,对政府及世俗政权的不满也将有所增加。有关国家对极端势力的镇压也会引起新的反弹。

在这种氛围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仍将长期存在,时起时伏,时强时弱。特别是极端势力不容低估,黎、也、约等可能成为新的恐怖活动策源地。据悉目前黎巴嫩已成为继阿富汗之后最大的伊斯兰极端势力的集散地,其境内聚集着来自埃及、巴勒斯坦、阿尔及利亚、阿富汗等地的伊斯兰极端恐怖分子。2000 年 7 月在阿联酋召开的中东极端组织大会决定在黎巴嫩的杰尔德建立伊斯兰活动中心,并准备筹建“最高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拉丹把也门当作扩大影响的理想场所,购买、资助当地一些企业为其活动作掩护。叙利亚的圣战者穆斯林集团打算将其总部迁往也门,在也门建立伊斯兰国家,进而对外输出革命。◎